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碑

山陰劉侯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非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矣且鬼以匿而狐以奸者百出而

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强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爲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眞足以起敝而補完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不欲獵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眞若止水須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即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氐昂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

此句作骨

年民感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中帖帖若無事吏胥與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粟一錢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奸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爲作歌曰愷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我下民今侯之以　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文而碑之而屬書於某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于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

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圮隄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已出云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王先生去思碑代

先生名一化字汝誠揚之秦興人自幼以經行聞隆慶丁卯應歲貢科授嘉禾訓導四年擢新昌教諭會宮齋壞不治無以居諸生遂出俸新之業既有專所乃與諸生約曰某日當詣會課某日當會課於邑中第上丁有疑必親解有不足必周於是諸生益思奮

起德藝倍往昔邑偶缺長吏監司以篆屬先生辭不可則取綬佩之至邑堂召父老爲宣解　聖諭使訟者內革不先以楚迨還篆民不忍其去滿幾年監司若院使者致奬者再三會應天缺教授銓以先生名請於上可之先生遂舍新昌赴應天士與民多先生教且嘗攝邑有令政懷之相與礱石於宮將紀其盛率父老一二輩走留都屬余以書予惟先生揚人也宦其鄉者有董公仲舒以經義名漢書其鄉之先輩則有胡公瑗此則兼經與治而有之先生生長其鄉

意不使二公者獨美於前故試而輙效也如此其令人碑之也宜矣然予少時抱經在庠中嘗聞新昌二許先生之賢既去而人亦碑之今距此更四十年來教新邑者不知其幾乃始一再見其然噫亦難矣然余抑聞之鄉校之易毀也自春秋至於漢之東京往往特書其事其毀也至不避公卿大官矧爲之師者朝夕其間者也耶假令有一疵即人自爲厚也免於訾亦幸矣安能令其碑於去後也如是然則先生之得此也豈不誠難矣哉爲作詩曰

昔予抱經、游於鄉校、二許先生實撫厥教、迨其性矣、士有遺思、礱石以書、螭首巍巍、今四十年、師則繼踵生長秦鄉、佩胡服董、京兆之泮、比隆辟雍、舉以授師、其寄彌崇、余書則瑣碣師徒勤、儒林列傳、付之史臣、

沈氏祭田碑銘 代

某五世祖祥二府君曾祖裕齋府君葬會稽東二十里阮家灣、故有田以供祭、漸乾沒、初改逐支遞辦、後乃漸久漸疎、追遠念忘、又或力短心長、過時滯舉、某實痛之、某茲特割私田若干畝、特取歲入、用給兩府

君歲祭其於例應遞辦者自不相妨而於所謂力短滯舉者亦可少寬其責備噫某此舉亦聊爲餼羊耳昌大其事不無望於後人詩曰海之於河首尾則親河之首源廼自崑崙計里三萬計時百旬於海之委寧不遠耶然而祭海必先曰河人孰無祖祖孰無祭或數或疎以物豐匱因匱而疎責備則難莫敖之餒吾恐坐觀甾畬若干畝以備歲奠粢盛牲醪毋缺盥薦如瓞有瓜後嗣其昌我倡微捐聊爲餼羊

沈氏冢其外親及祭田碑銘 代

某外祖姓陶名某字某會稽陶家埭人娶外祖母董氏生女三長適先君東平公某外祖歿時外祖母年纔二十五孀四十五年歿時年七十矣而妾王氏者孀時年十八孀至今五十二年陶竟不後以故當二孀之生也某母夫人迎之並養於家及董媼之歿也爲買山曰戴於殮合卜吉以葬而王媼生壙附焉歲時墓祭無怠無廢某意孟莊之孝不改父政然禮以物興物匱禮廢鮮不由之某茲用錢若干買田若干畝給戴於塚世世牲醪上以迎體母心下以成就不

改物具禮廢咎將誰歸詩曰

我母之母於維董嫗雖曰外家實祖母屬音注借我陶翁翁卒無嗣我母迎嫗以養以事卒則葬之以冢以祀嫗勝曰王陪嫗來我預壙附嫗以待歿妥生養死歸乃同一所買田若干畝給牢禮費子孫守之世世勿替匪直大家音姑弗餒於兆實繼大母迎歸之好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書問

答吳宣鎮

兒以所惠權什一於京師自不得便去而居食二事迫之使來復就蔭於楩柟之一葉便當進謝舊恩僕以形跡止之諒不以爲簡也壽作未免過諸公之眼謂須爲吾儒立赤幟入道語以張之故聊復效顰然

不敢自以爲是故欲進而復止惟高明裁酌

答許口北兵憲

清宴超談數日來齒頰間尚有餘味茲更以妙句恭一讀之耳畔復聆鈞天矣翁其少俟高齋烏几當有樸樸然小缶之響也

答王新建 瑞樓

旅次朔漠遂復逋冬無一毫之益於主人徒費其餼穀而已承奬不特生非其人抑且未有此舉也刺尊翁老先生集語未了而輒許當是此公夙心生亦何

所預也茲者處於外禪稍得燕遊每陟高眺遠棲不勝情南望關榆益倍知已之想行者倚轡艸艸布字應先生暨兩公嗣不及專書芙蓉芳蘭歌舞益妙矣安得如曩者再領於筵末耶

與陳戚畹

曩所沐非言可盡書至推奬又非鄙劣所可當明春當入關與左右翔翔園樹之間更挹懿美也小艸奉記室求教不具

與王口北兵憲

東施之眉愈顰愈媸過不鄙遺輒復遵命履寒涉遠兼布奉候之忱

答許口北

一言之加溫於挾纊纊復美矣溫當何如第念諸所遺乃左右交於王公者以寵山人如逾分何捧檢拜嘉煖氣滿屋以遵曩約却不遂候也

又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珎此貂氊豈比常毳矧奉雅意價連城矣

與宣府

序州書上求教然後發希勿吝指瑕也三公來索意欲書三紙分投之手戰而筆凍敢以勤記室何如明日專望敝裘破絮隻箱不能悉貯再乞其一

答何先生 名九州號春亭宿遷人

先生以子文而謬奬鄙劣鄙劣亦因子文而得知先生是日飯我於齋悉出篇札讀之既復描寫風致坐中俗客亦翩翩欲飛老朽庶幾後塵能不馳越即山川縛我吾豈橘柚也哉知握手有日也小詩畫竹略

見區區病起懶書未悉傾慕

與某公

念別者久追惟雅情益增忡忡季子微兄每一寄書必及麾下高誼僕始知公今爲遊戎千里之才殆應少展矣而子微者抱才久困又復抽於時樣計今所處當亦蹇落不偶而其郎君名大觀者誠神奪魄之手並亦悠悠僕獨奇之聞公亦稍剪拂儻唯幕館穀間有可接引願始終之也僕舊日聞公說遼陽事從涸觴禪寺邊拔刀弄馬呼嘯劃然六月盛炎令人肌

粟只今臨書乃復想見其然不由人不起舞墮幘也外小抹二幅寄將遮壁坐寒耳無他物可致情也

答茅君 湖人

辱書初論三物知足下固高視一世所謂具隻眼者良造執策以臨舍黃澤之蹄宜俱却步重孤高舉聊擬爲公作一馬首輒赧然有所進天寒不堪旋書敢以舊途鄙作十二首計四紙塞命鏡一頰得兩醜自爾不能免也語在筆尖顧復閣縮亦坐寒耳非敢簡也

答李獨石

公威名赫然僕亦思一仰挹顧茲行以山水撩人而然冠蓋尊嚴似非苫竹可接俟他日轉鎮敝省或當納屨曳裾於油幢間也道里脩阻致饌腆多不勝感荷

又

僕每從書冊中慨慕古之名將而不可見往往兀坐歎息者移時況近在六十里間兼以敦說詩書禮樂爲儒黨中白眉者哉再招而不敢造者是必有說存

於其間也可以默會仰乞亮原僕之掃門豈無日耶

簡許口北

慚享我公分庖之惠令人每飯不下咽顧無可仰答者聊作墨君一枝以見耿微欲陳情素益露酸寒辟如錦綺滿席羔騏盈俎貴介王孫奕奕彬彬方以裘馬相雄墻角忽出疎梅不笑必厭矣非公妙雅寧易賞識耶絕倒絕倒

答王口北

以韋賤仰交王公恐涉非分是以寧甘疎外野客清

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疲癯因思無竹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答許口北

緬惟超曠兼之藻黻謂宜日不去左右方是鄙心第以宵鶴塗鶩勢不可以追逐故復悠悠耳昨愈出愈奇便當勉步以請也

又

鄙章纔投和篇輒至霎爾取營妙若宿搆辟如老將

快馬研陣突圍使人旗鼓猝不得息安得不豎旗以降耶

答張太史 當大雪晨惠羔羊半臂及菽酒

僕領賜至矣晨雪酒與裘對証藥也酒無破肚脏罄當歸甕羔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擬曬以歸西興腳子云風在戴老爺家過夏。我家過冬。一笑。

答李長公

劉君來得長公書并銀五兩前此亦叨惠矣何勤篤乃爾耶令人不可當顧念老病漸逼灰稿須臾耳無

可爲報如輪迴之說不誣定庶幾了李源圓澤一段公案聞勳業日隆大用在即即披甲躍馬三發小侯破的而飲羽買韓盧五明馬適至便牽往蓮花峯頂浮大白不計斗石待見抱琵琶張振響萬谷中儼然突騎出塞之爲者此等豪筋俠氣定勃勃長在掌股間正今日囊錐時事也如相憶伯喈便可呼虎賁坐飲耳臨書三歎

與章君

昨偶有占奉復失詳辱餉屢矣卻領則違尊雅領之

又似范曄載市、尚食果皮飲酒畢命猶饕也兩箋並
涴之菊、雖不成染、但就鄙蒙作此以來、此爲第一、古
人作有葉之物、簡則不足遮瞞人耳、故曰人皆以清
疎爲巧、我則以繁密爲然、就中量有餘、不能堆積、并
用焦墨也、此不可與俗眼評、譬語生物、茂密者必有
餘者也、一理耳、畫美人便往一覽、欲公賡此鄙詞、盡
其中丰神、無佯避、且曰少俟也、成則幸兼軸以來之、
常箋輒讀薄篇一淨之、

與呂君

夏間幸得一把手神自此屢興全慕山川間之莫遂瞻仰如何如何繼惠鮮腊百頭茲復以薰橘百餅兼之佳詩到時值雪下輒呼童煑茗急發封緘並一咀嚼鬬芳角潤令人悵然復興安道之懷儻便鼓楫想當握手數朝豈至望門而返耶吾丈以爲何如

簡友人

半身不遂屢見於書中而無一人覽及遂使不遂二字獨傳豈文字顯晦亦有命耶呵呵

柬王將軍

聞公提兵西渡便可圖會甚慰甚慰舍親值蓬萊澤支應願公且安行至十一日辰末到彼此私情也雖然百里趨利兵家所忌師行日三十里古法也如何

答叔學張君

久疎教言殊切耿耿作辱枉過又無緣得相把袂君以爲憾僕同之也先後嗣惠甘鮮感謝感謝稍晴當圖會于子先店中却須先期一訂行將掛百錢於杖頭與君冒高楠襲短後渾高陽之徒取醉於市樓談旅客之舊跡振衣上之京塵月黑漏沉長歌而後別

也。如何如何、新春伏惟尊履佳勝不宣、

答錢刑部公書

昨尊使回後、再閱詞翰、及今日復示二作、頗悉意旨、敢遂奉答、往寓杭時、則聞門下作法事於西陵、僕忘其鄙陋、欲形諸篇什、以不知其何法事、故多相問訊、始得之、非有疑於門下也、門下是出世人、作出世事、僕雖不得其門、曩時亦嘗留意於此宗、作一看經僧過來、雖不認得眞月莫、亦認得人手指、月處、僕自疑則有之、豈敢疑門下耶、僕之自疑、亦非疑佛法也、一

悟直超於門下則瞠乎其若後至謂信心豈便讓門下耶下根之人縛以習氣不能勇猛精進自所慚也謂疑佛謗經十年前事耳今自信其決無也特愛一明此心逃禪集如刺成雖不致附不朽然僕非畏犯世諱人也望且賜教

奉尚書李公書 石麓

此書具見文長與文定離合之故

某不佞自惟以一介之賤士無片長之挾走數千里之道以仰托明公之門墻而無所疑懼者非特以其

道德之高深、問學之純粹、行誼之正大、操履之介廉、謂足以師表而涵育之、始焉因之而終期於宗之而已也、亦以明公雅量所及、每矜人之所不能、而其使人也、動合器之之道、名實流播、非特出於楊友一人、某在遠方、蓋習聞而素慕之、是以一蒙尊命而敢以身往也、奉侍以來、自揣所具之器、既不足以光明公之使、而其所不能者、明公亦既矜而恕之矣、既又慮其進退之無所據、而見疑於時也、乃令習而延之、是明公之所以待不肖某者、誠無所不用其厚矣、某敢

不勉而承之姑以自試其果能與否而敢遽自外於明公之德意哉但其中有不可者五不敢不預白於明公而其最可疑者則入粟之說也入粟之事在賢者亦多就之以卒售其兩可之志但在某之身非時力有所決不能抑亦心有所甚不欲其自知之眞而自守之篤有不可遽爲明公言者當時徒以查氏見促用此言以緩其期而他人往往來訊北上之由某漫假此以支吾之耳不知何以得聞於明公之前也且某當臨行告有程假暮春不復例得扣停設某雜

有他念其於處此豈得如此專決明公試於此處察之亦可以信其決無矣則一至暮春便須辭去而某近在道途屢遭詰問猶假入粟之說以答鄉人明公不知將謂其蓄志如此反覆某將何以自明此其不可者一也至於習效斯事恐難猝成即使得成恐不堪用今某既已願學自不敢不竭其心力而才有所困事涉避難如聞當時亦有緣此以得罪他所者明公縱不見疑某將何以自解此其不可者二也諸撰繁多不能槩及稍有餘力尚欲尋繹舊聞正使竭其

力之所及不過表文一兩篇大對一兩對而已明公縱不求備其將何以自安此其不可者三也收散文日類有掌管呼約輪轉入侍則又寢處內城臨日揮毫甚至聚食一所其欲求免三者而衆人皆爾明公縱欲優容其將何以免自異之嫌此其不可者四也旬日以來袖手坐食退頒匊米實增汗顏假令自今以往許其嘗試漫爲其實未見成效若於匊米之外復同衆人月給積至一季爲費愈多明公總不校量其將何以贖虛糜之罪此其不可者五也夫聞命而

即受隨所欲而不敢辭者賤之所以事貴卑之所以承尊也因其人而廣其資之所近諒其短而不苦其性之所難者知之所以容愚賢之所以成不肖也畜於志必宜於言慮於終必自於始者上下之所以其成夫信義也某既不敢不以賤之事貴卑之承尊者自勉而亦不能不以智之容愚賢之成不肖者仰望於明公故敢并以其畜於志慮於終者而宜於言自於其始焉惟明公其宥而裁之

與朱翰林

日者於某人書見公及某之言似以某有意自外於門墻而高自矜匿不令人望其顏色某不惟不能辨且不敢然有一言焉以獻又似以戇公而實非也某往歲客南都初亦不敢先謁一巨翁巨翁雖不言似不能忘者其後巨翁者惟病某往謁之勤而避之不暇矣是以願公且姑待行見翁之避某而厭見某之顏色也入上谷得樵歌十首敬以塵聲音之陋如此顏色從可知矣

與李子遂

兄文此來其於其如持準繩向曲木雖未加彈界然於矯枉之功固爲不少閩越相去千餘里求如兄輩復有幾人恨即乖隔不終爽持耳其比亦不健又稍治先人之塋迨於罷鍤計亦涼冷台宕之遊恐亦不成何時復動帆策相與捫眺於綠蘿白月間耶子牙兄便布此一候動靜欲書新什求正會荷杵者所誼頹然閣筆宿抹一幅汚清齋又煩一事近有友人假與一園稍近水竹其將就栖其間舊有白鷴籠久虛幸兄買一隻托子牙兄中得一黑者更妙

與朱太僕

臘尾春頭、俱坐薄恚、頹然牀褥間、遂失面承請教甚歉也、委艸亦坐是而稽、比始辨敬呈請劄、知不足采也、別有顧使君轉託、生不敢逆、料公果拒與否、輒以其紙二幅、并與生之簡呈請儻奉進止、便當領傳、嗜好者不量、往往徒見敝寓壁間粘掛之妙、以爲公眞、不棄鄙人於翰墨間、故惹却此累、惟察而恕之、

答俞都戎

曩客貴節、惠誼深篤、有踰骨肉、感而無報、寤寐耿耿、

與日俱長此肺肝中語非虛設也邇又遠寄僧書扇
幌僧書乃難得之物重疊而至令人何以堪之峨眉
之雪至六月尚積住而八月又繼之不知何時消化
得盡此大似吾之衷也宦聞日騰深爲故人喜儻途
北更一握手何幸如之

答李長公

僕比於曩昔倍衰老陳人耳而公又自處高華有鵬
鷃趁風蛟龍得雨之勢顧所以處僕者昨俯僕而今
循墻雖魏文式盧信陵虛左殆不過是至於略似鉛

鍔不待畢展則又居然李廣上谷之超凌魏尚雲中之節制僕雖少知寧不爲故人一喜躍耶馮較三百里間無一刺忘左右也

答朱少監

紙裹朱提重不勝舉不特自顧菲劣不宜堪比而公即貂貴乃是清流得此於公更百珍重辭曰製荷是使野人快受也

報朱太僕

昨公起束帶迎客座中遂有擁衆篡取之變江湖萬

里何怪赤眉之紛紛也公儻幸再圖庶免彼此稱戈斯爲上策不然即區區弱水不競呪咀精虔彼且涉水停津不免爲蛟龍所得矣

與薛鴻臚

以蒙書卷易昨篡繪韓愈之賢觀記畫而尤信秦政雖虐亦留璧而復還

又

相如詞堅秦璧始出[illegible]一幅奉上竊比玉斗謝罪之遺幸勿碎之

與陸韜仲

一面顏範舊感滿膈慨無下榻以傾積懷舊有答餉詩久失寄緣衰耄過事可辨者往往失忘茲書上以發一笑大蘇以拾石供參寥並是撮土爲香意也舊刻三本送將遮眼糊塗亦得總是香土公案

答潘中六

古人食鼎不得染指而出知珍味之難逢也佳品屢承何幸如之

與陳

朱某至知足下佳好爲慰僕行時辱多物又煩呵護
芝罄之類倍常戴德懷報徒深耳僕歸計未定旋食
爲艱想曲池寸魚長一二尺必能扶杖閒網于其間
就鑊烹鮮醉到談辛苦也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二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行狀

慈谿縣學訓導祝公行狀代

先生姓祝諱某其先家徽之歙也宋寶曆中曰某者以翰林學士來知紹興因家焉遂爲山陰人某子曰某孫曰某相繼以賢科顯入　明徙光相里自初家所其後有曰某者爲先生三世祖贅慈谿里倪氏女

因復徙家蕙蘭里焉某生某某生某娶於王生先生先生生而貌昂偉性樸篤言動激射而內實含慧能讀書攻文鄉小試輒最嘉靖己酉遂用儒士科第一領省試牒壬子復用諸生第二上省試再不錄歸而食廩於學至萬曆丙子遂以久次貢入例授訓矣又以失候銓晨衙放歸又五年而再入得訓慈谿在慈五年數却生貧者贄舉某先生祀賢祠獨力其子某報金頗腆子三進之先生三却之曩先生以毛詩起鄉中鄉弟子從之者如市而某亦抱笈承下風列鄉

弟子後先生每旦起整冠齊履徐舉案坐已所築室於玉虛道觀左之圃花盆魚澗講說毛詩朱傳諷咏中和觀午鐘而始罷散去竝冲然自得都忘其困折拂欝不知無聊之爲何物也及是訓慈慈經生幾千輩固多業毛詩也其在師弟子間所自得當不異觀中時以故督學劉公某按校諸師稍用近體以試至先生大賞之爲殊禮是詩之用果不效耶噫龍蛇而竟尺蠖之一時之快適何以贖終身之無聊耶竟以是病不起矣爲已酉五月一日距生可六十四娶母

夫人陶子女某某繼劉子女某某先生之病慈某忝
牧丹徒不知也晨衙有白帽蒼頭入驚相問起面乃
得訃遽位而哭既徐省副牘叔子某托狀語也大約
得先生槩而顧不及祝日春事豈諱耶噫毋庸諱也
日春爲先生從父行初亦生也嘉靖中北走上書觸
忌諱特甚而春已遽亾走　詔下捕春不得改　詔
有司悉收責其家責益急家稚老烏獸散都不知所
爲而先生獨挺奮自承願遠走數百千里外以陰索
然遽則無能爲也願少假日月果得春然春亦以饑

寒流轉久而戒錮益急踵爛以死乃即其所列有司再三驗核信得據以報事遂寢噫此先生一仁且義事也且占其幹胡諱也

墓表

方山陰公墓表　此文十九遷固

潛嘗聞越長老學士言自知山陰以來吏治有文學者兩人其一歙方公也公治山陰時數值潦郡長吏湯公始議爲水門者廿有入北接以隄長百丈廣十丈欲以犍大海中潮所往來口制水出入石空山鐵

字法

枯冶土平丘陵茭茅篁竹童林藪十塞九決而猶不已役率倚縣議紛起公營益力及成至今三十年無潦災增田以萬計天樂屬界遠阻山習傲每訶挺所遺呼吏士如蜩獵然公一夕遣卒悉縛數十人以來杖而諭遣之後無不一呼輒集者出見縊屍無列者疑之停輿捕傍舍惟一人匿不出一訊具服監司使者牒雨集無不從容對者有不可持不爲動民不能自白必再三諍得之乃已嘻治固劇且難至此哉傾往往得閒暇日與山人墨卿暨諸學士有才行者益

談道論文或稍及民疾苦而公所著爲詩文他不論即入署以來者亦且盈數卷悉出心入理誠切篤緻如其爲人如作逐蝗文而蝗枕股以斃滿壖岸者可知已先是嘉靖己丑間知山陰者爲鳳陽劉公才妙敏有建安風渭年十一以事謁之輒課問渭知已能爲舉業文字三年矣遂命題令立製一篇稍賞之謂青紫可拾取顧勉令博古書渭自是好彈琴擊劍習騎射逡巡里巷者十年而始遇公公又謬器別之從臾令籍泮爲諸生也至今又二十五年墓木拱矣而

渭傑然猶諸士也氣消沮蓋并少時所謂馳射彈擊者亾之顧獨得遇公嗣子阜民於逆旅以表墓屬焉感舊傷知悲憫時命不覺其涕之橫流也已乃灑然操筆爲之表表成以告於故長老學士嘗懷思公者舉無不涕泫然下公諱廷璽字信之號南岑起賢科仕止於縣而鳳陽劉公者名昺字晉初號望岑山陰士人謂自知山陰官長有文學者兩人劉其一也

與起麗成局

墓誌銘

吳俠士墓誌銘

縣諸生吳君文明甫卒二十有五年而其子某始屬銘其始雖以幼穉遲之然論亦未定也而今則定矣君事其父母孝嘗內小婦李李詆其母促出之及母死不葬者三年人服其孝其宗疾也十斃七門闔無隻履跡君日往視歛且療人服其仁其社師胡先生純死君約二三子衣食其嫠與孤終其身人服其義君妻陋且病易久罷粧泳副方新也而愛不遷人服其厚生如是矣乃死二紀曰論未定者何也噫惟孝友廉信人多雜以俠故曰論未定然俠豈足以掩四

者哉故曰論定也君喜士士豪駁者無不集其門一日有沈璘者被危構君直於郡庭構者詈辱君君客殺構者會有司以他事伉君移坐君君在獄五年書則讀書夜則筆記卒徒陰事卒徒知之怖會大吏不恤囚君遂死卒徒手君父鄉傑也嘗會其宗殺不肖子孫者以君寃持數百金擇委不靳施者圖活君然卒乾沒君遂不得活君諱某文明其字也生正德某年月日卒嘉靖丙辰年月日皆十一也閱五年葬峽山丘家塢其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唐文簡先生彥

入明而有瞻瞻生皐皐生俊俊生濬濬生某[illegible]實生君君娶宋生女潔適會稽諸生某副以鄭生系綬紳系子明際系能詩從予游屬銘銘曰

郭解以客坐范蠡速子死蠡非不明客罪解抵古語云殺人者死乃有幸貰而千金之子顧終死於市語胡足信哉人亦有言儒以文亂禁俠以武犯法班固酈炎非儒者耶俱死梏拳陳亮以儒三置於俎希不爲魚肉由斯以談儒者之與俠幸不幸明矣而以成敗詆訿幾何而不爲愚人

葛安人墓志銘　敘安人有生色處

上虞之崧城有潘隱君某者其女配叅政葛公某封安人里中稱其賢有年矣而不知隱君暨其縣布政陳公某我會稽侍郎章公某並賢也而女之母則章之甥陳之孫也世固以家法聞矣始叅政父大理公某爲南御史抗疏忤閹璫被　詔逮時叅政公傑然以一鄉解生倉猝掖大理公走　闕下大理公淑人俞方驚頓就奄使無安人則俞淑人且不起及事乎大理公幸知邵武俞淑人則留以奉大理公之祖尊

人安人既以一身奉淑人則又兼奉兩尊人其後參政公成進士得主事刑部而諸內尊人念參政公不已不令安人獨留則安人又以一身走數千里奉參政公於郎邸既而轉知淮安徙按察副兵備天津再徙得參政山西安人獨山西不偕耳其在邸則眞爲主事把燭炤囚書數從臾使得多平反其在淮在天津則後先爲府公鎭公時時視候涼煖把鍼尺測寬窄短長徐取縑帛絺毳而袍襖單複之或客至則自篝巹立鬲釜間手醬酢陳圓方亭齊以授一童子步

不踰閾檻而設以告具終公兩役竟不令衣工庖子一識衙署扉此豈獨其才能通也謂隙當必窒耳至其客所師友於公父子間者安人則又善爲陶氏媼故事伺而得其良益相與戒父子間謹權與無替醴設若淮之倪工部澗天津之劉都臺燾丁吏侍士美汪按副其陳戶部斗南諸公者後並以文業顯或來宦浙中無不造請拜安人於堂退而語諸人則又無不多安人識以爲眞能成其夫與子者先是叅政公捐山西館其後長子婦又相繼亾莫侍獨今鄂州君

兄弟兩孤悒悒遶膝下而大理公翁媼益老不事事其後芽苗孫髫冠髻盈室安人獨以一嫠上之虔祖曾生殁之事中操兩孤之最鞠下叢諸孫之哺飴纖巨畢膺孝慈益舉及鄂州當榮戀侍則勉使就道至其九十永愴未亾壽者雲興成賀而亭樂則可稱陳

襟入六朝

情之奪未見曲全於劉嫗追遠之厚庶幾默契於子輿者矣鄂州予友也曩昔宣慕安人數徵篇什懿德之敷未嘗不入予筆札間且距僅百里而先公昨存其於葛門非旦夕交好故鄂州以狀涕而來而予慨

焉銘之以太息而往特有拙蹇不彰耳無謏也始鄂州已後其伯父翁某未幾翁嫗並捐鄂州自謂益可無出安人强之乃出而適遘諱不易歸安人歿諱亦解鄂州始得乞歸鄂州於所後及安人可爲兩無憾矣安人之歿也春秋逾九十一固無他疾其歿爲萬曆某年月日其葬爲某年月日合參政公於茆山遡其生則爲弘治某年月之某日子三人光國子生娶山陰劉氏狀所稱偕早亾者也焜以久次薦補鄂州府判以文飾吏治者也娶陳氏亾勿繼爖諸生母則

庶狀所稱安人視如己者也娶餘姚汪氏孫十一人曉始諸生又他爲某某曾孫九曰百順者爲諸生他爲某某玄孫一曰千生女二一適會稽章某蘄州衛經歷一適潘某福安縣丞孫女一適謝某曾玄女凡四而曾居三銘曰

母德皜皜而享齡以耄母不幸而早發顧代治家以孜孜然則耄之享不勝代之勞矣噫人亦有言難成者媍之道難必者子孫之肖母兼而有之是謂享溢於勞去聲叅公名賢俟母茆山不負公托寧

不解顏、

言檢校墓志銘　少詩涉趣

山陰之有言孔門大賢先生偃裔也、世吳人居常熟、至宋兵部侍郎雲徙祥符、五傳至通、以敷文閣學士從而南、遂居山陰某村、即今所云言家堰者、入　明七世祖提舉延臣生志江、志江生慶、慶生肅、始入居紫金、生文恩、文恩生松江府檢校論、字某、松江幼敏秀有志節、學明經不成、去學書、善分篆、即章篆禁署諸體靡不兼、又爲人特謙讓、故鄉人禮部尚書諸公

翰林時携以北入粟爲禮部儒士館閣中稍知愛之自承 天志 肅穆兩朝吉凶禮及今 上吉禮文武會試凡涉書者靡不出其手嘗一賜銀絹一以禮部役得預 宴慶成諸大臣兩薦之幾中書內閣矣而一以父喪一以同列相援冒阻竟就常秩得檢校松江在官幾年惠愛謹廉死無以殮居常舐筆伸紙吟嘯松篁間博長官清譽而已其爲布衣嘗爲友朋散其貲以百計母病藥有宜咀者頗梗咀自夕至旦頰盡腐不知痛在禮部一日思省而歸及聞 詔輩

選中書往而後矣禮部公許之曰母病始瘳不忍遽去也殁之夕屏閨人戒諸子與諸僚決並無失語是爲某年月日云云銘曰

於乎言松江耶始冀以文顯不得而冀以書書幾顯矣不得而竟垂翅於幕中之除噓之者盈朝而終不免於枯文學之傳家於乎將執管以從地下之子游耶

張太僕墓志銘 代

公姓張氏名天復字復亨其先蜀綿竹人宋咸淳中

名遠猷者、來爲紹興守、卒葬山陰、遂世爲山陰人、四傳而有福、福生仕廉、仕廉生原旭、原旭生恭、恭生宗盛、自福以鄉進士爲州學正、仕廉以隱謝　高廟徵、其後三世俱襲爲長者行、宗盛最少子曰詔、以公貴、

贈吏部驗封司主事、與其配趙氏　贈安人者、公之考、若妣也、其賢具少師華亭徐公志中、贈公三子、公最少而孌生、贈公以兩伯子既儒、欲令公治產、公鬱而啼、乃始令就儒、及冠、補縣諸生、文輒出諸生上、既又工古文詞、華亭公行學、得公製、太奇之、置第一、

名峻起弟子從游者滿門縣長吏委以志事山陰之有志自公始當是時贈公早世公悉自營凡祀先奉母治圃飾廬宴具玩供靡不雅贍宛然富人之居紛應有餘文復舒銳嘉靖癸卯舉於鄉予從公後及宴鹿鳴念贈公悲不能筋丁未成進士明年出使江西歸侍趙安人數月乃北已而哭其訃於途幾僵而庸庚戌服除謁選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時　制誥兩房之文學士內閣以請吏部首上公名改吏部驗封司主事入典是役一時　命詞多出公手館閣稱其能

既滿秩、吏諸司、謂公多籌、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再
遷禮部主客司郎中、籌改儀制、時　肅皇帝英察而
儀制又多事、若　嘉善公主下嫁、　莊皇帝大昏、
景恭王就封國、並大典、公踵當之無缺事、又儀制多
吏奸、公悉考所掌爲成書、吏不敢動、會光祿少卿缺、
計資當公、公固謝、乃外補湖廣提學副使、湖地數千
里、士居遠府有十年不被校者、公居三年、兩徧之、於
士有恩、校涉復洞敏、士祀公、猶父監臨者剡公、亦擬
公爲神、遷江西右參政、明年壬戌以考左、調雲南副

使時沐氏縱於雲南撫按諸公爲　國杜未然稍束以法公佩按察印沐氏不法狀多經公公操頗急沐氏啣之已而武定亂　詔進討公監左軍武定平上功公當最同事者欲攘之會公遷甘肅去雲南撫按者皆新代啣者攘者謗遂行武定功且寢顧撫索公他瘢令萬里走對雲南時予方撫貴公以伯子元忭隨過之傈然相顧予與公語徒鼓壯令行中不能不爲公危及至則雲南父老獠夷輩投省臺爲公陳枉狀旦夕問餽如視所親尊官追疏中被歛者使言狀

人人指天日言無有欺具以上於嘗疏公者亦爲一笑諱曰若是則首發者且謾而負矣奈何是語也上下共聞公遂得免歸歸而拓鏡湖中舊業以娛嬉托於麴蘖揮翰賦詩種魚灌花舟輿陟泛消壯心遣光景嘗遺予以書曰吾爲公置數椽於鏡曲令可接炊烟終當相與老於此也未幾公伯子魁一大廷官修撰公年踰六十益自喜召客嘯啄觴豆日淋漓顧得痺公初免歸尚奪職及是伯子請以已官贖公職詔許還公欲歸壽公又爲陳君臣義輒裝輒以書止

明年聞公痺歸益決得請居一年予適奉　南命過家候公而公不可爲矣數就牀語嗚嗚者凡三日竟瞑嗟乎嗟乎公生平多義氣急人患難人往往負之亦不懲遭大事益從容氣不加揚而籌立辦幹短秀少願乃旋折中禮語話恬雅眞有儒者風即岸偉遇之亦失所據與人無少長賢愚率欲歸之於好其在族屬雖疎必厚友朋之急尤出等夷嘗見其解帶以贖二老交於官鼓頰呼輿孜孜不避形迹至爲酬謗者所訾不惜也雖然人徒能以影响訾公耳而秋文

綜裕出而潤　國歛而藻身如所著鳴玉集湖志縣志即文士雖在仇不能不使之屈首讀南詔之役以羅酬功雖首發者不能不使之以枉自引則於公果何如哉以故人相語曰彼昃此盈天之準也伯子之裒然當公之歸隱非準乎噫公可以慰矣公生正德癸酉九月十二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　封安人劉氏生伯子即修撰君娶王曲阜大紀女仲元憬聘高給事中崔女季元恂聘沈舉人大綬女女一許聘于淳卿皆側室陳氏出孫男

二汝霖娶朱翰撰賡女汝懋聘王生應禎女孫女一許聘范比部可奇子紹裘公博諸詮尤精於青烏子天柱峰官山墺之穴公所自營也伯子將以是年十二月之二日奉公蛻而藏焉索銘於予予涕不能字且謝不副伯子亦涕曰若是則孰銘吾大夫銘曰

急人之難而忘其蒺藜僇力於師而謗興於薏苡始焉嘵嘵終則熙熙斯言也豈婚姻之私

賞無極墓志銘

無極君諱某字某其先金陵人始祖卿相元元亂客

會稽、死遂葬烏石山、子某生福建副使某、某生某、某生某、某生某、某娶陳生君、君始儒、及長棄去爲吏、於縣清謹磨滌、務去其吏中故套、以故縣長吏多稱之、每語及必曰清吏、其後敘官典無極史、不改、乃謝室家、跨一驢、隨一奴以往、至則教民益種榆栗梨棗、右禮讓、左武力、有古循吏風、俗奉佛、悞坐白蓮教、收數十百人、主者以屬君、君悉明其非是、並得減、會國喪、長吏掩捕色服者數人、將贖其錢以充一公饋、以屬君、君曰貧儈耳、貧何以備縞、然長吏命不可怫也、徐

起取俸錢代色衣贖里有盜卒謝盜不爲里中民一夕復被盜輙循故跡並指捕謝盜不爲盜者充君詗知其然釋之里中民與被盜者相與出望語已而眞盜者敗里中民被盜者始相與共神君君在縣五年以老乞歸耕於野築室課諸子讀書無他營然起貲驟至萬乃得於儉勤非宮中物也自無極歸七年而卒爲萬曆某年月日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娶戴子男四人曰心曰志曰般曰懃心與般襲公業其二人則一爲府諸生一國子生也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志

與從予游者吳生某善擇地從其卜某年月日葬公會稽日鑄嶺二十里爲兆嶺之神道路山遂因某來托銘銘曰

人亦有言。筐筆必貪。幕秩鮮廉。質諸賞君。其殆不然。人亦有言。官廉實拙。歸費實詘。孰知賞君。貲甲於邑。由斯以觀。廉何負於吏哉。

沈布衣墓志銘

君諱輅、字乘殷、世山陰人、曾祖某以德隱致有司薦其廬、生材、材生某娶於某、當嘉靖癸未而君生、年十

二母歿事繼母孝終其身不聞有貳嘗客燕許貸他郡人錢千緡矣有以道遠易負間者君曰得錢與失信孰重卒與錢居臨河值宗人兒戲溺水君裘而出之俱不歿其後與婦翁赴其內弟之賈所至清河舟壞水冒婦翁君幸在舟外得自救以免乃決奮走舟中救婦翁俱歿矣爲隆慶巳巳秋歸葬會稽中灶陸家墺君娶吳生男一人曰某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某娶王生男三人曰某某某孫女一人君雖布衣然以誼亮重於鄉精書學善奕算其所娶吳即從子游

吳生某者從姊也某因之亦游予故來請銘銘曰

救兒而活事如脫虎人舉以談色鮮不沮及救婦翁況蹈大川君奮以趨顧猛於前先親後生耿彼箜篌我爲銘之以戒夫偷者

陽江簿潘公墓志銘

公諱某字克敬其先金陵人赤烏中仕吳爲郎曰樂安公者始徙會稽迨元　明間而有志道三傳而爲公考某有子三人某弟澄無子公後之欲使公殖貨公曰先世並巖居無是也乃別用讀法起得主簿廣

之陽江而廣固渴才吏諸大吏爭得公巡院者爲休寧洪公垣知之奪使攝恩平及行恩告書得數百紙訝曰攝固才寧不辦此悉焚之公又白放寃死及流遣十餘人聲大起後巡者顧惡其然檄使諸大吏苛按公無他狀幾敗而免簿職邏故事歲一行鄉落必塞橐而後返公到痛一屏格至是當代　覲諸鄉老連括三歲橐持酒醪以贐公公固却諸鄉老涕曰阿翁耶都不記曩苦廉而得按耶奈何持空橐走萬里道即饑何以飽旅店耶公始勉爲什一內之歸以其

半貸族故之窶每報逋笑不問其始甥渭也誤以文不賫聘女死待之終其身不薄也公始云云銘曰

小吏而苦廉食幾於無鹽孰使之鹽大吏則然內橐也以祖卒散之也如土仕之儔指可數渭也斥晏翩其不遠則負公館

都昌柳公墓志銘　字字精嚴而銘語特趣

萬曆二年閏十二月之九日都昌柳公卒於官明年正月八日其仲子瀫至自都昌余哭之問卒狀得詩七首讀之余喜其達爲罷哭而一笑越五日仲子抱

公之履來索志與銘余告以不可故仲子哭失聲余曰諾余聞都昌公始生時其尊人方芝翁夢祠山白寉神君者與之子神君張姓翁因呼公曰張壽郎六歲而就傳書一覽即記至十一益知經義善文越四年髮始總入校爲弟子艸衫騎導獨映街市聲名一時起郡中每出人盼睞羨獎若覩瑞異使者行學有司歲課非甲其名則甲其等人皆謂公風雲在履舄間惟恐其不加趾而載也如是者自嘉靖戊子至乙丑而竟以貢入訓高郵三年遷諭婺源又三年而知

都昌三日止矣嗟乎公生平貌若不勝衣然所至以文學屈服人如長平細柳大將旗鼓即相君鎮帥下至專城靡不降氣願得公一字者世以此遂謂公取才弘故招忌盛卒齟齬於一第侶矣抑獨不念公篤致倫誼如糜股以療父婉容色以悅母同爨以食兄弟者此猶曰人或能也至公數遭困窶乃昏聘不使子先其姪乙卯癸求問後先學使者兩貢士兩廢次將推挽公公再三孫同舍生曰某某老矣生何忍奪此豈人所易能者哉是德也非直才也猶不能贖忌

而準弘又何耶於是始有緣此爲公屈者而公臨訣顧自引無術以報　主上至形之詩公眞盛德矣公著書數十卷其所造有劉向王通風故尤宜於教有名郵婺間以此得殊薦知都昌然精亦瘁於郵婺矣先卒之五日夢與故人約往匡廬訪青蓮居士曰當於是臘之九日寤以語家人遂却藥及期索管書詩呼衣笏笏誤以象顧命易之始執且被噫亦奇而正矣公名文字彬仲其先河東人兩徙而家山陰登洪武四年進士科曰汝舟者爲公遠祖數傳而有江西

按察經歷青青生顯顯生廷蘭即友芝翁娶王氏生四子公爲仲公之生當正德甲戌至是爲年六十有一娶齊夫人生子五山洁光涝瀔湞並儒女三渼潔澂孫應模以下五人孫女二人曾孫一人渭於公爲中年交然誼頗不淺故相期者亦深處時日夜握手語及出時時寄書來書中語未可一一爲人銜也今不牽止此矣其子知之故繆以塋後托塋在某所曰某年月日封銘曰

來白崔耶返青蓮耶之人耶凡耶

傳

曇大師傳略

師姓王、諱貞燾、號曇陽子、太倉人、父禮部侍郎錫爵、母朱淑人、夢月墜牀孕、及產師、女也、母偶立而產、不覺亦不血、時爲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十一月二十一日、至萬曆八年庚辰之重九、而師道成、立以化、紅光亘天、趨而仰者、約滿十萬衆、按傳師之成道也、悉由諸眞、諸眞者多不可紀、其最專教者、則爲偶霰嬰朱眞君、師之得會諸眞也、始夢中三四至、後則晝至、亦

多不可紀大抵至則光滿室雲來霞往千侍萬從珮服之麗容色之都以至鈞樂妙香瓊漿異果若橐携身首之飾瑰寶金玉織繡不縫洞蕭箏螺瑛瑤紋刺去都贈留並非人間所有師最後又神往西天謁觀音大士見七寶蓮臺謁金母見宮觀殊絕意即瑤池則疑妄矣曰非也凡人道所由成修行表也享景影也師修行孜孜自人倫始表正矣表適正影適歆世寧有是理耶又師諸從父子家庭間所訓道及答簡藥諸士人病並非亞聖小賢所辦孰代之哉諸所享

景莫謂止此即百倍此又奚惟世以師中魔魔不當終不敗師以師自爲魔師不當終不中人以地爲妖者苟闢之亦用是廓如矣古之有道者伏龍干鉢醒訛法者干狐亦妖耶謂龍與狐妖不可謂伏龍與醒狐者妖可耶此皆不足辨獨師初擬化朱眞君來慰既云別遠不過三月師何用再拜輒嗚咽及果化計別日正滿三月會不在須臾耶又何用西向四拜曰吾以酬朱君似朱則住世師則辭世永不相覩然者此則非淺眛若滑者所能曉滑曩妄解伯陽書與師

八戒中旨偶相合頗以一班爲幸後數閱師傳中事奇甚其不當疑亦明白甚獨昧而當質者有如此補一語于末簡破愚蒙與衆共之倘亦闡教者所不吝耶

錢先生傳

錢君諱士禮字汝行朱武肅王鏐十九世孫也母妊時父夢仙人乘雲入其室持朱匣中錢一緡與之是夕生君生而貌修偉習禮翼翼未冠母死以禮治喪不用俗尚嘉靖中方用兵苦繇先生以孤子辦吏徵

以其暇治經課卒補學諸生里人莫不多其約而能禮與學先生性復孝從大人有醫藥者貧以其遠祖像飄須者縣諸藥館充思遯君見而愕然肩數斗粟易之以歸祖母老病盲常不樂君特用語笑以中其好得喜乃退以爲常久之父病疽君則晝夜忘食寢百療百不能驗乃躬自吮其疽果愈然瘁亦葉此矣百逾年竟不起噫此其大者也其爲人好施睦鄉里喜親賢士大夫而善遠俚俗教其子有塾法無吝貲其後君卒幾年而子果賢書薦

論曰世之傳士者多用皎皎赫赫不爾謂不足以振世不傳焉於是中庸之士多泯泯噫抑何謬耶夫道莫大於孝弟孝弟者中庸之謂也錢君以疽勞疽者不死而勞者死可謂孝矣故予爲之傳雖然仙人乘雲與匣中物而君生推是祥也世不以爲大貴即大富而君獨以孝顯不可以卜天之所右在此而不在彼耶

王撫州傳　森次有法

後世簡補庶工之科而兼言與判與書三者固矣然

身亦不廢、夫身者貌也、貌者外也、用外貌以取人、其殆守古者角犀豐盈之說矣乎、至于今因之不改、故長吏者簡補垣臺兩曹、而簡者或稍以身兼受、簡者則專以才自許、是以兩不相直、今撫州王公名燮、字者、嘉靖壬戌間、以進士拜行人、其之四方也、辭命雅循、禮儀率度、而貌亦端秀、中畫圖今其家有之、可請而面也、獨癯且少頤耳、鬚朗疎如竹然、風則不大能飄、兩曹於此物、亦貴飄也、公以資當受簡、宜補兩曹、坐是失兩曹、得兵郎、久之丁外艱、服除人補、而

兵郎與刑、亦稍嫌甲乙、適兵郎皆具無闕員、當候、公請於選長曰、某母老矣、某願竊郎資以養母、不願必兵郎也、長賢之、會刑闕郎、遂以刑補、久之出錄江北囚、而鄉之姦某甲者善媚、公素直腸、不好猜、會江北富人某陷大辟、誤而寃、甲偷往致之直間以微語從容伺公所向、公覺亦借他語以飛擊之、旨甚峻、甲懼趨出、公計甲曰、吾不知彼饕者也、不飫不止、即厭逐之、如拂蠅、然還而點物於閻、且奈何、則佯召之爲好詰曰、我有關於楚吏、汝信人也、持吾符以往、事不竟

不得歸、而別以書致楚吏曰、某至爲我遲之、饕亦佯裝辭去、實陰留其家、公赴江北、道出杭而饕故嘗所致富人資、與持資來者、知計不得售、乃日擁歌姬飲於杭、邏吏卒捕得之、銀滿一鞬篋、以告吏、吏曰此大盜也、獄竟且笞殺之、公聞、趣乘告吏以故、且曰、索其家、或其寓與身、囊中有符、可驗也、索符驗日月、果亦滯饕於遠者、而饕亦得以非大盜不竟死、幸酬其本辜、公赴江北、錄至富人、公罵之曰、駭囚、據爰書女當活、今不汝活、女知之乎、揖庭侍長吏、及諸有司告以

故諸公無不膝折嘆服公公還出知撫州府而大吏分曹守府者一小吏其戚也横公撻之守恚曰撫州不有我撻我戚陰令戚來饋茶盛囊物雜茶饋中公又發之守者益恚直三歲當考守以考詩中公而公得罷歸矣公歸方艾某兄某之女公長子某婦也當公艾之辰余兄以余文往賀賀之輒有程不能博文不能煩若家志煩可也公之弟某嘗志公於家能煩而盡矣而余復次公之事以傳者發三事之意也然公與某嘗會飲或時及江北事每以不活彼富人爲

恨曰聖人事至公何避嫌爲則知聖人事事不避嫌鄙遇一事可嫌者輒避之矣又曰禮儀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鄙其畏之哉恤之哉噫公爲斯言長者之言哉

史氏曰余嘗讀春秋孔子自責有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產謂鬷明曰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夫孔子與子產何如人也猶不能以貌知人況其下者耶若夫聞其言則取不取特在準其言不必用貌矣公司行人乂無一言耶判即言也無一判耶噫

悲夫公孫揮字子羽、澹臺滅明、亦字子羽、公貌不爲人知、似澹臺滅明公始官行人、官則似公孫揮

貢氏傳

貢氏某處人、嫁郡諸生某、某某地中名士、貢助之方成學、顧嬰疾且死、執貢手曰、吾不能偕子以室矣、欲待子以穴得乎、貢泣曰、幸而更舉案以從、妾之願也、即不諱、妾有把巾握帚、爲君除棺中埃土耳、不待我以穴、將何爲、某遂瞑、貢則撫其所遺孤女以居、未幾女亦死、母憐之、則來相與慰曰、一嬰髮不能有而欲

子以終身可乎、貢則復泣曰、良人穀而不後、天也、若守節則人耳、乃剪髮以誓、母數迎之偶爲一歸、值女弟在、亦用是以覘時方食、取食器碎之、忍饑以還、罵不絕口、自是人亦不敢更諷以一語、閱四十乃死、蓋年六十矣、生殷某者、貢夫從子也、數爲予道其事、且曰貢之舅萬忠烈公、死國時、貢方齔、人哭公則哀公而已、至貢則獨收涕曰、舅眞得死所、舅眞得死所、而貢之死前一夕、有大火自空中流、墜其室南衆詫馳視之、則不見有物、咸以爲殞星云、

論曰自古懷貞之女與抱節之臣其成其志也不在於勞面刎頸之時而定於感夢徵姙之始辟之於玉可碎而不可使隨蓋自山川融結之初而已然非試於投擲而後知其然也故觀於貢之哭其舅於齕也而不負其夫於穴者可知矣然某以其短貢以其修而後貢斯顯使修短均也求顯貢得乎凡若此者豈天將成其雌必故虧其雄耶抑適相值而然也噫亦遲矣

吳鴻臚君傳

吳鴻臚君某字某徽之休寧人生有異稟貌端偉穎悟過人長而習制科業方有名於時期鵠舉其翁顧譙曰吾老矣汝兄既入仕而諸弟方幼即令汝早自翻飛獨奈何令我日暮而不墜耶君大駭遂束閣其簡牘持籌而算貲益竣無何諸弟稍立而海上寇初起漸熾君負素所抱鷹鸇姿復揭揭不自控思一決其條籠而試以風飈乃補國子肄南監久之不得志始就拜鴻臚丞孳孳其職將以資勞希　天子恩澤寺易章服以爲父母榮不數年而父母相繼以病死

於是鴻臚君乃決意不仕結廬錢唐之西湖往來緇黃間習河上公術賞弄風月杖履舟楫無日不在佳山水間用是以終其身至是其弟某走吾鄉抱鴻臚狀索志於某君予得見之拜我於廬道其事令傳予爲取志中之大者作吳鴻臚譜

論曰人有借耰鋤於其親而德色者此固不可以言子至奪己之素抱令含青雲而之他途則亦難矣吳君之奉父以逸而寧自小其成至其末也又以不能奉父以榮而徑自止即小者亦不自竟傳所謂終身

慕者蓋庶幾其人耶人或以其晚年習曇聃詭正道然當其抱策學南監時祭酒呂公某奇其資授以河洛君習之深有得噫茲豈詭正道者哉

那鑑 辛亥十月十二日雲南遣吏迎餘姚趙都御史錦者爲予道此其人名楊時學

雲南沅江土知府那欽嘉靖壬寅間死欽子憲年十二三叔那鑑者撫之將不利於憲憲父之土目走告沐總府若撫按二院以狀乃檄憲來省下使讀書習禮始至髮垂耳後十五六髮可總總府及兩院者相與議遣旗牌官一人指揮知州各一人護憲歸取鑑

舊所攝印以屬憲、鑑持印久、若忘其爲攝者、以爲奪
已也、又以叔故、於是盡割掠憲庄資別宅而居、而陰
賂憲奴、使謀憲、約事成得印、則奴亦得爲招霸、且重
賞、招霸者、頭目也、於是奴果夜鎗殺憲、却上狀臨安
兵備、謂憲通他奴婦、而他奴殺之、乃反別執未嘗殺
憲者、斬其首、刳腸巴屍以來獻、憲之舅曰、豐鸞、及憲
之日曩爲憲心腹者某、以其事告總府、及兩院、事下
臨安兵備、兵備難之、遂兩可、謂仇殺、土夷常事耳、況
叔殺姪、遣官用好言諭鑑出印、與流官通判者且掌

之官數輩往返鑑直人與金二千兩官或受或卻受者則罷卻者即毒以死或受者持金首臨安不首者發則輒得軍罪然兵備臨安者亦往往幸期滿而去庚戌王巡撫某林御史某奏請征之　旨既下而台州石以才往代王巡撫爲巡撫而沅江天熱瘴甚四月至八月不宜師而不顧用四月調兵馬以入兵果困入沅江者當兩山險而夾一道鑑揭一邊道沿爲濠引山水注濠令軍伏山莽中我兵從道入則伏者往往鎗令墮水則益困分守分巡兵備謀於石公石

公乃謂左布政使徐某曰如是奈何布政曰某願往乃與三哨者俱而已獨先意馳數騎幸見鑑可撫則撫否且令壯士急縛而馳徼幸於卒然若隼之攫也以故留重軍四五里外自則戴喜鵲窩壇帽也服紵絲短袍氈衫布襪帶劍與土舍雜鑑知之遣流官經歷某迎公袖出賂銀二萬兩帖徐將刃之經歷怖而走頃則生員數輩至謂公曰鑑且出降語頗為鑑公叱之又走頃則驟聞鼓一聲鑑象馬俱出皂隸持牌者顧謂公曰爺莫前徐又叱之挺刃使前而兵交土舍

高國者百人敵也衛公騎見事且急乃徒手鬬殺四囚徐尚曰好士合好士合賞千兩時則兩鎗中徐胯亦再呼曰國救我國救我而公與國俱死矣然楊時學曰公不微服則不死

嚴烈女傳

嘉靖辛亥渭既交于湖歸安潘君鈇時誼次年夏五月書來且曰爲君求得繼室於鈇縣雙林鄉實嚴翁某長女某翁父故某府知府某同產兄弟也渭見嚴翁與語大悅許女焉及察其動止顧私獨以其駭也

固謝之其後四年倭夷寇浙西入雙林遇翁斷其一臂翁死乃率其二女俱去行若干里許過某橋長女初許渭者奮投橋下溺死焉浙及他道自有寇以來婦女虜其還者以千計而女獨死難矣事聞渭痛之如室焉且悔以爲當其時苟成之或得免然天欲成斯人名渭獨且奈何疑其父而及其女而不知其生而悔于其死其可及乎作嚴烈女傳

孫山人考　此能道太白樓樓是一大証據

孫一元字太初別字太白山人其家世士流也父早

亾而貧、山人以抄書役某府中、爲母養、夜歸則燈以黙閱他書、毋恠之、山人詒母曰、此兒受府公命抄書也、何敢誤不燈、久之府公知而嘉之、會吏缺、爲出貲特補吏、且試以密事不泄、多任之、會覲府橐白金兩四百、使山人致布政使某、途被盜、山人無以報命、遂亾抵浙、寓西湖、稍出其蘊、詩名一時遍海內、久之、贅湖州施舉人某女弟、僅育一女、久之、山人竟卒、施家諸名流、爲山人傳敘、終莫知其爲何人也、或以其跡秘、妄用意揣、醜垢詆之、昨歲休寧范君名燦者、匣其

祖所蓄交游書札及他諸文字來謁予題而山人兩札在焉問之燦能道山人所由來跡予詰之燦曰孫山人與燦大父世交也予曰向孫山人苦秘其所由來即世交山人乃肯泄於乃大父耶燦曰非也曩嘉靖某年中丞諸暨之縣者曰孫鏞罷官貧不能歸客寓楊州之江都而燦大父世商於鹽遇鏞頗傾蓋一日偶及山人事鏞大慶駭一一道山人所由出亾事大父鈎致鏞山人形貌云何鏞曰如此如此鏞又曰鏞父伯叔名某也字某也便走取所隨譜合之果合

鏞以告其子某并携其子某來子貌亦稍似山人鏞遂問燦大父云我叔今何在燦大父云云鏞强我大父偕至湖拜其世母施并其已嫁妹三人相對而哭失聲左右亦無不涕者萬曆某年諸暨志來予閱官師表嘉靖十二年所列官師表縣之丞果孫鏞也乃曰蜀人而山人舊自稱秦人非志者誤秦爲蜀則山人本蜀人而謬爲秦人也蜀西北通秦界或山人亾時始由蜀踰秦客寓太白山已乃抵浙耶當問諸修志者

外史曰太白山人初以抄事府再以吏此蓋不足垢累其終身也終山人之身豈徒以詩重究其履庶幾沈雲卿之流歟戰國有侯生秦漢之際有張耳陳餘並監門小吏餘且受鞭笞矣鞭笞亦何足爲辱然耳餘慕富貴者也況得語於太白山人冥冥鴻飛者耶失金而逃遂失吏天之助山人厚矣

難者曰銀之兩而千爲觔六十四舁須兩壯夫兩滿四百幾半千矣府遺此必不靳兩夫然則當盜際三人同亾耶即亾府一不逮繫其家耶曰子以公事揣

也此特府私耳弘正間於私爲諱甚府托孫必不令六耳預聞孫不歸報府府必諒孫非負已者其不歸必變生不測耳又安知孫亾走之後不有展轉飛寄以盜故報府耶諺曰狗嚙盜痛不號府逮其家則號矣難者曰子何信之深也曰燦何預辨以待我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三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祭文

祭九江封君

嗟嗟先生鄉之耆碩隱於釣耕遠迹城郭既謹取予而愼然諾鄉人評之謂古太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神殷翁衷於焉北轅邦畿千里羣彥聯卷叔孟翩二一飛冲天高第大　廷復膺翰選柱史特推郡堂妙

簡萊子迎翁曾孫養志丘壑之懷無日不繫丹旐來歸觀者愾涕猿辛寉楚以日爲歲某彼小子潦藻薦翁翁素恕容庶幾弗侗

祭李太夫人　代

天啟名世必稟鉅資匪直父道亦藉母儀名世伊誰我公佐辟維太夫人以誨以育當其誨公法度矩矱非禮之事勿接耳目公則呂公夫人申國公仕翰苑大肆文章既爲國師造事有方公則文忠母維歐陽公攝冢宰進賢退濁由母之言以知處嘿母維韓母

公則康伯迨公平章母益嘉慶多母福壽手詔存問縉紳榮之車馳馬兢母維晉國公則文定自家而朝維母實勞自始至終維母極榮母生之榮天下所欽知母之德維某最深令子明公不我遐棄庇覆提携於茲二紀暨諸孫子桂茁蘭揚顧予塵襟每挹其芳義切通家分猶子母聞母之訃寧不悲楚靈旐南旋路出武林哭母於旅敢布下忱

祭何老先生

翁十八而名聞於吾儕又五而爲人師八十而猶客

燕邸又二而始槖以歸其溫也玉其錯也石故已攻矣而亦可以攻人其下也籜其土也檀故塞耳於原壤之歌而亦能事其大夫之賢蓋廉而不見其劌也和而不見其不恭也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意者庶幾於夷惠之間抑翁之始終大槩云爾已矣而其彬彬班班綠綠棼棼若睡者之霧下即更僕以數不給也而況得枚舉於數尺之誄之云云於乎下有蓍龜則上有青雲以覆之天有醴泉地有琅玕鳥則有鳳凰以飲之味之主有鄭公客則有康節以左之右之矧

遠游之一日宛坐蛻於奕棋等堯夫之觀化集諸宿以長辭殆同源而異跡又何可以雄雌於乎恬耶安耶惟觴與咏大耋以終其年耳蟻則慕之而已何嘗羶耶既多男子荷且騫耶獨屢空耳堯夫在昔有餘緡耶翁固無憾翁無可唁乃吾儕之聚哭也不幾於累翁之天耶

祭羅封君 代

惟翁太古樸致盛世逸賢蘊德高蹈好爵靡干長公嗣之瓜瓞以綿教以義方授以家傳大庭首舉允矣

哀然翰苑蜚聲成均陶甄南北重寄宗伯衡銓辟彼霖雨翁先爲雲辟彼溟海翁河以源辟彼嘉玉翁璞以函辟彼良金翁鑛以緘公既大用翁亦蒙榮家庭趨鯉溪山臥龍翁胡厭世披髮大荒而俾長公弗究其功四海觖望朝失股肱閔予小子叨公門屏竊宰畿疆割雞製錦感公之知不遑食寢佩公之教惕焉惟謹公丁外艱以職曠臨豈月屢遷何以爲心敬遣一伻陳詞薦藻臨發南翹不勝悲悼

潘承天祭陳封君

於維太翁間氣以鍾孝友睦婣姙恤兼縱平聲周賓六德翁無一歉緩急扣門拯人於險學優厭仕弟子如雲執經問難若後而瞠裹糧就道負笈擔簦不遠千里扣陳先生如饑得黍如渴得漿各充其量滿腹而行問詩問禮長公庭趨羽儀天庭出其緒餘長公既貴公被榮封高卑俯仰乃如未榮郡邑大夫再屈更老衆人嘖嘖翁自耿耿長公理泉不茹不猛翁亦勉之肺嘉宜謹長公掌故於彼晉陵勉以安定兩齊是程自壯而老自老而耋著書簡帙山竹可竭及其華

也危坐終日垂訓萬言栝棬手澤於乎若太翁者寧非席上之珍人中之傑也耶某忝松蘿翁教實多棄某而去傷如之何

與諸士友祭沈君文

嗟乎哉公之奇塊超卓芳鮮而磊落也將古之人疇可以擬之耶英年茂學高蹈賈生請纓係虜齊執終軍借劍斬佞抗蹤朱雲惟斯數子吾方以擬公於生而公之死也詆權奸而不已致假手於他人豈非激裸罵於三弄大有類於撾鼓之禰衡耶彼數子之駁

矣敢望公之醇精矧遭時之方泰依　日月之盛明乃遽罹於慘辟胡天道之足馮豈蒼蒼者將以短公之世而欲以永公之名嗟哉奸魄永淪忠魂不死絕塞艸青掩公何壘令子壯士伏　闕陳情返公之骼以妥先塋以忠見僇何代不有所賴蓋棺事定於久忌讒奢質員走尚囚今也　聖明釋孥於收檜構飛罪待珂始原今也　聖明亟洗其寃主仁臣直父忠子孝所係剛常豈直光曜聚哭傾里朗誦哀章將以激懦匪以悼亾

祭馮母文 代

於惟太君憶其始生得坤之柔來歸於馮君子好逑翁家郊野枕石漱流荷苴躬耕良田數丘太君偕之相敬如賓孟光舉案嘆息路人迨臻中壽長子矯翼一飛冲天太君微懌雖曰懌矣匪動色矣校諸未矯宛如一矣宗親或窘待粟而炊他或厭倦太君嘻嘻細至臧獲貴則苛細太君臨之兒女泄泄自郭至郊靡不合掌大慈後身具水月相集等何幸友太君子太君撫之視子無異子也按滇遠在萬里太君疾甚

待訣忍死某等聞之幾欲掩耳郭南藻瀕太君所臨有齊季女嘗禴以蒸某等豆俎亦藻以淪太君歆之恕其非薄

祭陸錦衣 代

余讀昌黎所爲馬氏誌述其曩時見司徒公之狀貌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其子少傅翠竹蒼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迨十五六年而哭其子少傅於尚書之分司予每嘆此以爲天之生人苟無意於大用之也則不宜鍾是萃美於

其身、以爲有意於太用而鍾之也、則不宜奪其年、使不得以自見、故凡如此類者、嘗置之以爲不可曉、今錦衣君、若其尊君太保公、非吾曩昔之所締交而親見之者耶、龍虎變化、太保公其司徒之傑魁與、鸞鵠停峙、錦衣君其少傅之能守其業歟、粹美既鍾、而大用莫展、天道其可曉耶、予不敢自托於昌黎、而於君之尊公、素辱通家之好、則哭之於幕中、而馳是語於君之柩前、以慰之而已耳、

祭張御史母 代

惟母蕙質秀壤珠德潤淵并玥共師里閈推賢相夫
君於雁弋成令子於態尤爰對　大廷寵命首仙是
之選入班蘭省行人遊驄馬之鞭遡荻書之風教將
邁歐而比孟計鸞章之盛典諒自委而窮源胡入月
之有侶遂乘雲而上仙俾鵷鶵九仞之翼方決雲而
阻奮駿駒千里之足乃歷塊而停騫某等誼重年家
於冢君既忝手足之愛情同哀戚於吾母寧忘怙恃
之天苦宦游之旅食僅致禾蘋之奠念靈輀之就道
愧無臨壙之緣於乎痛哉

祭趙母文

於乎太君之佐少參公婦道盛矣其撫左臺公母道盛矣而左臺公以德業致高位厚祿太君之享也盛矣年幾於耄壽也盛矣而其子孫輩幸姻於太君之子孫顧猶若不免於憾焉者乃特子孫輩之在他日當婚之時不及太君之撫摩教誨之也其憾也小也而其則以爲左臺公以太君之故不盡其仰報主上之隆遇以爲憾其憾也大也於乎尚享

祭朱刑部 南陽代

古今以家學相傳、父子兄弟間、自相師友者在漢則有桓榮與諸桓、在宋則有太中公與二程、最茂且顯矣、其在我　明國亦代有其人、然幸相與者、則刑部君其一也、君仲氏翰撰公、予相知最早、甲戌役於禮闈、自是始得與君知、迺其家學之源、君之翁泰州公、猶桓榮之在漢、太中君之在宋、伯仲者其經猶之諸桓、其道亦守二程之道也、而君起稍晚、方以　延對稱　旨試以理其爲人、又恭遜以恕、宜其免早發先蔡之災、獲福謙持盈之報也、而今顧止於此、噫天之

道其可馮耶古今謂善閱文者、即文可以知壽夭不特富貴貧賤予嘗閱君文、理而粹、無所謂不壽者在也而今顧止於此、噫、文之占其可馮耶、君往矣、固有不往者在、至於予之悼君、與同門之悼君、固自有不可解者在、烏呼痛哉

徐文長逸稿芸卷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四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雜著

徐侯去思碑陰

循良之政、清廉之守、二百年來、如公幾有、黎民五稭、父老一錢、立石懷恩、垂千萬年、

刺五泄寺石鼓

銀河墮流、觀者忘休、深林無人、杳不可留

評字　亦當存其字數

黃山谷書如劒戟、搆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蘇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　米南宮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黃之勻耳、　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勁淨而勻、乃其所長、　孟頫雖媚、猶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書不可言也、嘗有評吾書者、以吾薄之、豈其然乎、　倪瓚書從隸入、輒在鍾元常薦季直表中、奪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　吾學索靖書、雖便槩

亦不得然人並以章艸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則超而倣篆　分間布白指實掌虛以爲人門迫布勻而不必勻筆態入淨媚天下無書矣握入節乃大忌　雷大簡云聞江聲而筆法進噫此豈可與俗人道哉江聲之中筆法何從來哉　隆慶庚午元日醉後呼管至無他書漫評古人何足依據先生評各家書即效各家體字畫奇肖傳有石文

里優者持象索書

客有持此象者謂予題之曰此新建伯家館客李君

爲我傳者也予即象以觀其人似矣因語之曰今欲求似伯者如楚之似孫叔敖者將屬之誰耶

四時讀書樂題壁

雄讀書春花滿散朱碧點班管　胤讀書夏風凉苦無膏螢聚囊　符讀書秋月隨新凉入親燈火　康讀書冬雪厚就以映字如畫

水神殿廻文燈詩

新架燈垂高厰殿舊場毬　鬬芳年春花有幾能希賞夜月無多惜早眠輪迫馬蹄盤作陣燭抽蓮葉嫩

如錢、人游厭聽催壺漏、客醉扶看墮鬢鈿、

紀夢

歷深山皆坦易、白日、道廣縱、可數十頃、非甃者、值連山北阯衙署四五所、並南面而闔、戍卒數十人守之、異鳥獸各三四羈其左、不知其名、予步至其中署、地忽震幾隕、望山北青林茂密、如翠羽、亟走直一道觀入、守門者爲通於觀主人黃冠布袍、其意留彼主人曰、此非汝住處、謝出、主人取一簿揭示某曰、女名非渭、此哂字、是汝名也、觀亦荒涼甚、守門及主、亦並藍

縷

其二

時入匿羣山人家冷室而羣山乃壁河之東非西也韓生陪馬諸監移節羣城五百及客無數韓爲之耳目邀招以往童子隨者似東似一二客踵至輩偶揚曲至卒曳以行到一曲巷某日幸決某百等諸之不百武羣山西上一白羊大可如一大驢而脚高遂一白大羊眼並黃金色伯見之怖而反走誤叫曰虎來虎來某爲大白羊所鉗鉗項右不傷亦不痛十八年

五朔夢

優人謔

紅場銀燭劇崔張、劇竟場中燭不長、崔姥杜師生也張、鶯耶紅耶兩女郎、無人不解罵鄭恒、恒言五人盡惱我、我雖一人亦惱五、世間曲直不在多、一人眞能惱五個、劇技固小理則大、侏儒長飽方朔餓、閒嘲閒笑帝座臥、規十五城大鐵錯、丞相者誰公孫賀、

書馬湘蘭畫扇 前有九 故題詠 與題優等妙在目前

點綴而已

南國才人不下千百能詩文者九人而已才難不其然乎

戲題王雲山家慶圖　王父子俱能寫眞

父畫子不像子畫父不眞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吳伯子望雲圖歌

聳片玉兮崑崗遶萬里兮何長翩縞衣兮素帶皓鵠舉兮鸞翔奉北堂兮萱艸懷大椿之迅征叶悲遐志之須嗣披選書于三冬望流水與白雲知孝思之無

窮、

春日同馬策之王道堅玉芝禪師至寒泉庵偶得偈一首 時嘉靖甲子歲

禪阿子坐方丈、比丘尼往普陀、連日魯桃留蕋、一帆滄海澄波、西日斫柴欲斧、東村搬戲打鑼、種種寒泉幻景、念念此心波羅、

吃酸梨偈

你也癡來我也癡、那有心肝挂樹皮、東海也無頻婆果、且留性命吃酸梨

題放鷂圖二偈

風鳶牛鼻孰堅牢、總是繩穿這一條、借與老夫穿水牯、潙山和尚不曾燒、

其二

紙鳶是眞還是假、鳶繩是線還是縧、今日饒君禽與鷂、他年難避鼠和猫、

菩薩蠻 觀音大士蓮座既爲風所壞觀音自然站立風無奈觀音何也此戲謔三昧語爾

蓮花骨子黃泥作、叶做金邊粉瓣觀音座、蓮性拔泥生、

觀音不惹塵、大風吹落果蓮花沒處躲、語風莫賣乖、
觀音站起來、

榜聯

龍山隍祠

王公險設、帶礪盟存、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
牛斗星分、蓬萊景勝、十萬家烟火盡歸此處樓臺、

隍祠下殿

表裡金湯、即擬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而國以永存、歲
歲禴、臥龍瑞艸、

贊襄天地、要使雨不破塊、風不鳴條、而人皆安堵、家家馴、埜鹿、標枝、

雲門正殿

舉世間以日月燈、方能顯相、乃知六根六塵六識、幻妄之由、消礙入室、何異散一漚于海、

在谷中見牛羊鹿、時出成羣、可証小乘大乘上乘、接引之品、超凡躋聖、莫令虧九仞爲山、

雲門書樓

月色印床、乃心境凡塵一掃、

溪聲到枕正浮生大夢初醒

白家生 燕京義塚扁曰東越義庄

義利關頭三全路 乾坤窩裏一家人

荷鍤任穿埋何必南枝方宿鳥

脫驂先故舊且于東越試眠牛

贈王海牧 王善制剛先生之門人

有跡傳青簡 無名入黨碑

一枝堂 先生自若迫近鄰學

宮墻在望居三下 天地爲林鳥一枝

沈青霞先生祠

公道自然明日月　忠臣何意祀春秋

開元寺大殿

擅爲祝釐之重暫集衣冠劒佩儘宜齋沐焚修況前臨芹沼後倚花封並稱高山仰止念錫檀家檄柴運米觸目皆證果圓機切莫向糟丘畔時酣花鳥醍醐看天堂立登笑地獄枉設

寺當輻輳之壓則凡濕化胎卵未免屠沽馳騁若故殺養生周貪恣狡便墮涅海無邊今禪林聲暮鼓晨

鐘何在非醒人木鐸但能于枕頭上常見釁牛殼觫許今朝入市與昨日不同

五友齋 松竹梅蘭并主人

松竹梅蘭四君子落落孤標誰可入儂朋友社笑譚詩酒一老夫寥寥寡合自應爲爾主人翁

尊生齋

細讀襄王始信等浮雲富貴忽疑莊子何緣又舍魄鳶烏

小室

閉門留野鹿　分食與山雞

正義堂　書白家庄後

魄葬此魂無不之吳札樣傳今越冢
民同胞物吾與也北邙意合古西銘

鐘樓下關神殿

鐘閣爲鄰追蠡永鄧靈響護
郡山作主臥龍重待美髯來

戲文臺

四美具二難并人政好逢場作戲

千金多一刹少天何不轉夜爲年

贈某禪林

春風大衆迷花雨　夜壑孤藤看佛燈

張水神

舟楫顛危魚龍出沒賈客但放膽以須素患難行乎患難

平生忠義今日風波神明直舉頭如在叫一聲立應一聲

望海亭　龍山頂前郡守洪公先書首句沈吟無偶先生適至因令成對大快稱賞

放眼于山外、無言一笑中、

教場關神祠

遺恨在偏安未了蛟龍池上雨

栖神鄰教閱如聞泥馬夜來嘶

燈謎

他字

問管仲

佯字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州字州字

三點水、六點水、稱呼同、左右異、

蜜蜂窠

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退藏于蜜、

竹簾

不用刀。只用篾。勒。碎。風。劈。破。月。

走馬燈

但見爭城以戰。不見殺人盈城。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秦字

二畫大、二畫小、

卜字

上又無畫下又無畫、

半邊銅錢

四書一句不能成方圓、又骨牌名、天地分、

一八

曲牌名一個、懶畫眉、骨牌名一個、八不就、俗語一句

撇脫、又一句忘八、

井字

四十八箇頭、

湯字　古人名二箇

曾點成湯、

用字

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一字共六口、兩、口、不、團、圓、

孕字

先寫了一撇、後寫了一畫、

田字

四山縱橫兩日綢繆富是他起脚累是他起頭

做影戲

做得好又要遮得好一般也號做子弟兵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

黃蜂 如夢令

舞處腰肢纖瘦繡處金針斜透歸到洞房中羞見蝶雙鶯偶知否知否命裡生來獨守

燈毬

六箇姊妹閒要搭起鞦韆一架高焰照紅粧多在星

前月下春夜春夜處處柔腸牽掛

花燈

四面笙歌鼎沸兩脚何曾着地只爲有情人遠在碧雲天際迢遞迢遞流盡兩行珠淚

帳偶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放鷂

孩兒意只爲功名半張紙臨行時慈母手中線費幾

許只要去扯不住不愁你下第只愁你際風雲腸斷天涯何處

銃樸

有放心而不知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呆字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觚不觚觚哉觚哉

四箇角四箇瓜頭上一个安得巧兩个尾巴象者少

似老非老似考非考似弋非戈似找非找

傘

開如輪歛如槊剪紙調膠護新竹月中荷蓋影亭亭雨裏芭蕉聲肅肅晴天則陰陰則晴晴天之說誠分明安得大柄居吾手去覆東西南北之人行

皇曆

模着無節看着有節兩頭氷冷中間火執

筆

少年髮白老年髮青有事科頭無事戴巾

酒牌引

錢之名號若形若文字若隱語若象物若改年蓋自葛天軒轅非有熊氏也尊盧氏曰幣始以至於今所呼曰板兒棍兒而猶未知所終也殆百紙不可了尤瑣者漢武新莽隋唐間志也諺云財壓當行勢壓奴僮語若墮駔儈然與貨殖篇什則下之百則役之及子輿氏所稱小役大弱役强皆天也之旨何殊哉終身爲魚而求避濕無之也皐陶謨曰載采采微哉之哉庶哉博徒譜錢四十某增十有八與酒徒共之其事則焦革畢卓其文則諱抹子曰其義則某糟粕之矣

自半錢至萬萬錢止

半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希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毘陵女子李氏詩

一錢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　李白

二錢　一夜水高二尺强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杜子美詩

三錢　唐項仲山清甚每飲馬渭水輒投三文

四錢　賣油翁弄巧取錢置胡盧乃反臂於肩上取杓油注錢口如線注畢而錢四邊不濕

五錢　豹皮下取五文錢買爪

六錢　臣愚以爲朝廷既取六色錢雇役此最良法

蘇東坡奏議

七錢　改王衍等

八錢　趙克國疏云湟中穀斛八錢糴若干斛則羌人不敢少動

九錢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曾覺酒須賒

十錢　兩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凍自堪憐市城不

念清狂瘦盡日廚頭不斷烟。清狂郭詡詩

二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二十則病農病農則艸不辟。越絕書

三十錢　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杜子美詩

四十錢　烏紗巾上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自笑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司空圖

五十錢　郝子廉一介不取過姊家飯客留五十錢席下而去。風俗通

六十錢　喻希學淮關志凡船梁頭滿八尺稅錢六十文

七十錢　蒼茫城七十流落劒三千月分梁苑未來給水衡錢　杜子美詩

八十錢　孟康註國語毋子錢云錢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十錢物以一母當五十以子三十足之

九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九十則病末病末則財不出　越絕書

百錢　手拄一條青竹杖眞成自挂百錢遊夕陽西

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黃華老人王廷鈞書傳不知誰作

二百錢　唐永徽以後海內富庶絹疋二百錢一書生分詳

三百錢　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杜詩

四百錢　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魯褒錢神論

五百錢　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淇厓打白洪厓丁渭詩

六百錢　劉寵召入有五六父老人賫百錢送之

七百錢　唐制　職三班月俸七百錢羊肉半斤

八百錢　齊俗尚烏紗巾家家踊貴其一家特枵其門曰本家每頂只賣八百文小說艾子

九百錢　和凝問馮道靴價道徐舉左足曰九百凝怪已靴直倍之方罵其委買者道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

千錢　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張詠

判盜錢者詞

二千錢　漢法卒更無常人迭爲之貧者欲得顧更富而當更者因出錢顧之月二千

三千錢　孟嘗客三千邑入不足使人出錢於薛本傳

四千錢　東坡與少游書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盡爲三十塊挂屋梁上每旦用畫叉挑一塊用之余者以備他用○註似月所用錢不過四千也

五千錢　惡少王力奴以錢五千召黥工於胸腹刺湼山亭池榭艸木花鳥無所不備　酉陽雜俎

六千錢　官作既有程者鹽烟在用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

七千錢　唐開元後米斗錢七千　食貨志

八千錢　計然曰大糴錢上不過八千則農末俱利

越絕書

九千錢　杜祈公曰我致政後必買小駟直八九千錢者着麄麻衫跨而入市看盤鈴傀儡

萬錢　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二萬錢　劉延之送淵明二萬錢悉付酒家稍就取飲本傳

三萬錢　孫之翰人傀石硯云直三十千呵之得水孫曰日費水一担止直三錢還之

四萬錢　蔡君謨造貢茶每片直四萬錢

五萬錢　褚遂良問虞監曰吾書何如永師虞曰聞永一字直五萬錢公豈得此改陶谷夢少時換服

六萬錢　汝陽三斗始朝天張旭三杯神聖傳左相日與費萬錢

七萬錢　北魏宗室元誕鎮齊所遣采藥僧還問外間有何語曰但言王貪誕曰齊州七萬戶我到來一家未得三斗錢何貪也

八萬錢　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積八九萬

猶不滿斗斛　食貨志

九萬錢　蔣潛路遇爛屍每鳥集啄則尸頭无一小兒驅之蔣迫視之則所簪者通天犀也後入王武岡家得錢九萬

十萬錢　張延賞爲度支欲辨出一寃獄誣者恐再三帖潛上錢十萬文張曰錢過十萬可以通神竟停辨○又昌黎舍錢十萬修黃陵廟且作碑文

二十萬錢　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酒中仙

三十萬錢　董宣知雒陽至格殺主家僮光武召宣令拜謝宣不從令人按項亦不倒賜錢三十萬呼爲强項令

四十萬錢　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錢四十萬有言五世未葬者貸之不問名姓○崔郊有婢賣與某得錢四十萬云云

五十萬錢　曹彬下江南還上吝使相之賞乃賜錢五十萬彬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六十萬錢　大蘇與楊元素書聞任郎中子欲賣荆

湖庄子　直六十萬先只要若干　蘇全集

七十萬錢　唐宰相王涯女乞錢七十萬買一玉釵涯拒之曰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

八十萬錢　臣聞熙寧中蘇杭等州莩死者凡八十萬邇者年饑更倍熙寧乞賜上供錢應副　大蘇奏議

九十萬錢　王仲舒觀察江西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十萬　昌黎選墓誌註本云九千萬非

百萬錢　劉毅家無甔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

千萬錢　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備九卿及拜漢靈臨

軒謂左右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宋季雅與呂僧珍爲鄰曰千萬買鄰

萬萬錢　愚今考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資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百久之制也

梭山家制　張鷟之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